



愚伏別集六

附錄  
謚狀  
賜祭文  
祭文  
挽詞

奉安文  
常享祝文

共六

~ 16  
2344  
16





門和  
號 2344  
卷 16-16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十一



附錄

有明朝鮮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春秋  
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 世  
子左賓客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  
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  
學藝文館大提學 世子貳師愚伏鄭先生謚狀  
先生諱經世字景任姓鄭氏號愚伏晉州人九世祖澤  
通判尚州雷一子于州子孫仍家焉高祖蕃曾祖繼成  
祖銀成考汝寬皆不仕然以儒雅著稱妣陝川李氏江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十一



陽君瑞之後學生公軻之女先生以嘉靖癸亥九月十  
四日生幼穎悟絕人八歲讀小學文理已通屬文語皆  
驚人先達稱之以句句如花既而又知俗學之外有用  
力處柳文忠公知州事先生執贄請益文忠一見嗟異  
遂告之以為學之方先生服膺不怠十六叅鄉解兩試  
二十中進士第二名又四年登第選入槐院薦為翰林  
上嘗問委巷之義諸講官無對者先生引檀弓以解  
之 上色獎之退仍問鄭某誰人子也已丑叅弘文錄  
賜暇湖堂蓋極選也本館以望不備久不充南床位  
上特以先生為正字一時榮之魁文臣庭試復賜

異數冬逆獄起先生以嘗在史苑薦逆臣婦于置對尋  
宥還家庚寅丁外艱柴毀幾不勝壬辰倭虜入寇先  
生與同志募鄉兵設伏斬捕狎遇大賊中矢墜崖李夫  
人及弟興世皆被害 朝廷獎以倡義討賊陞拜禮曹  
佐即上疏懇辭仍走兩湖召募兵糧一以復讎討賊為  
急癸巳 上下本道使之敦諭赴 朝又力辭服除自  
禮兵即拜修撰承 召入謝遷正言尋還修撰時當  
亂之餘國憂方殷先生入對曰古者大有為之君所以  
為本根之計者不過曰學而已既知此心之由學而明  
則當知此心亦由不學而闇明則光輝洞燭於事物闇



則是非懵然而莫白然徒事講明而無持敬之功則將  
無以為涵養本原之地矣 上警言聽焉曰講周易進曰  
此書誠為聖學之正宗然其義精微未易通曉春秋明  
討賊之大義當此撥亂之日最宜講究 上問程傳本  
義異同對曰伏羲先天之學至邵子發揮然後易之本  
原闡明無餘朱子本義實所以明乎此者也若程傳則  
不專於此而惟以發明義理為務此其同異之辨也  
上又問陰陽升降善惡吉凶之應對曰陽尊陰卑者分  
之常也陰升陽降者氣之交也然常者為否為未濟交  
者為泰為既濟人君亦須居上而親下然後上下交而

治道成矣又曰積陽多則其漸可至於君子積陰多則  
去人而之鬼矣君子小人之分皆由於是蓋陽生物陰  
殺物雖其造化待對之體不能相無而其類有淑慝之  
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  
屬明之而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  
抑之意而吉凶之端亦以類應也後 上又問揲著之  
法先生令內侍折枝以來信手揲拈若不經意而其進  
退多寡之數皆先命而鄉音合 上甚驚異之先生曰  
此非奧妙難知者因推行其所以然之故 上極加獎  
賞晉錫便蕃李公恒福每自 講筵退曰真侍講才也



乙未兼司書知製教時 宣廟倦勤 命光海攝政  
先生與同僚上劄力争通為典籍仍陞直講未幾還拜  
修撰校理兼文學上劄請立志自強 上嘉納焉又乞  
暇省墓 上愛其疏意懇到令政院寫進一通還朝請  
頻 御經筵入銓卽遴選衡平俄受 命巡按嶺徼旣  
還 上以經筵講易未訖適吏曹還授玉堂已而還吏  
曹為正卽兼校書承文校理丁酉兼體察使從事乞解  
本職專意討賊 不許遷檢詳舍人校理兼弼善時倭  
虜有再動之勢上劄請修都城為矩守計還舍人改掌  
令復巡按嶺西復 命差奮義軍將授司藝旋拜校理

又往嶺西督運還拜司諫尋陞通政為同副承旨間出  
使天將軍門嶺南缺方伯 上面授之曰卿之才局可  
合此任時南服新剽先生內撫瘡痍外應軍旅咸愛弁  
著時議方攻柳文忠侵及先生先生連章辭遞後連授  
青松府使左承旨禮曹參議皆不赴惟暫到寧海府卽  
還與同志設醫藥以濟鄉間之病者取明道先生語名  
其院曰存愛壬寅為校正廳堂上被參先是鄭仁弘團  
結鄉兵賊退猶不釋頗有不戢之聞先生偶以言諸李  
公貴李引之以論仁弘仁弘大噉之至是為憲長劾以  
不近語先生自是無意於世卜筮於愚伏山中左右圖  
書研精覃思間或相羊於水石間其發諸吟詠率多冲



澹蕭散之趣丁未除大丘府使治稱悃悃無華戊申  
宣廟賓天光海嗣位曰求言上萬言疏大要恤民之實  
在於寬其力厚其生而二者之本又在於節儉又言宮  
闈不嚴仕路混濁至先王末年而極矣正始之日所  
宜惕念而改圖也又言卽祚之初大臣注擬銓相而其  
人不與焉則命之加擬又不與則又命加擬必得其人  
姓名然後始肯落筆殿下於慎始之日已用如此滑手  
段日後之憂何可勝言殿下博觀前史其於公私之辨  
治亂之故察之熟矣豈不知姒姪私昵之為累於聖德  
乎得非新登大位遽遭危疑之變遂欲廣置親信以為  
急難之用乎則又大誤矣天地之所以廣大無外入主

之所以尊而無對以無私也目今朝廷百官孰非殿下  
之四體三軍萬姓孰非殿下之赤子乎一視同仁以得  
其心則孰不為殿下捐軀乎不此之圖而顧欲托於數  
三親信之人則殿下之有不亦狹乎其勢不亦孤乎又  
曰天下萬化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虞書所謂精一執  
中孔子所謂誠正克復思孟所謂明善誠身其示人用  
力之方不翅丁寧殿下今日其可自逸乎其可不敬德  
乎疏入光海大怒命焚之諉以語逼先朝將鞠之大  
臣李恒福等救解之只削職未幾西叙己酉充使朝  
京先是使臣弁以玄盤領從事先生以為盤領初於後  
代玄卽齊服非所用於朝賀大禮呈文禮部請易以朝



服以遵大明集禮又請兵部得增年例賀硝之數光海大悅命加資拜成均館大司成累辭送西已而出為羅州牧使陞拜全羅監司先是 朝廷以五賢臣從祀文廟仁弘上章醜詆晦齋退溪先生惡之憤疾之言累形於文字仁弘怒甚嗾其徒駁之壬子金直弋獄起先生被引就對光海見其所搜家書語及君上處必上平謂左右曰安有敬謹如是而黨逆者乎先生長男松甫成童并被逮光海親問汝父教汝以何事對曰只教以忠孝二字光海尤奇之無何得釋初 宣廟奏請光海為世子也以臨海為長而廢疾矣後 上接待天將時先生請勿許臨海隨駕至是光海殺臨海謂先生有炳幾

逆折之功命陞嘉義上疏固辭不許除同知中樞府術人李懿信上疏請遷都先生承命獻議曰國之所以祈天永命人之所以保享遐齡在於修德養性而已豈地理所能與哉事遂寢時朝廷益亂先生力求外 除江陵府使愛其俗朴而人愿教之以禮為先民勸趨之乙卯又為人所引被逮光海已燭其無實而故不釋以要其贖錢門人將行魏劭故事鄭文穆公亦曰無傷也又有勸子弟訟寃者先生皆痛止之曰君子愛人以德況死生有命豈容人力耶益取聖賢書朝夕研窮樂而忘憂丙辰冬始削職解放癸亥 仁祖大王反正首授弘文館副提學先生承 召八謝 上勞慰甚至八對請



寢舉義人別科之議又請罷內需司以示王者無私之義上或從或否俄因災異上劄曰德崇業進常在於真積力久之後化成治定非可以歲月遽期則殿下之所以修德立志者能保其無怠乎偏黨之舊習常存而同寅之效未著征繕之宏模未定而進討之期茫然則殿下之所以求賢定計者能保其不懈乎至於郊畿之近而奸民玩法禁闈之嚴而女僕通行雖裁抑僥倖而時有啓寵之漸雖從諫如流而或下嚴峻之批是則無論他日而殿下之秉心已不能純一於時月之頃矣先賢所謂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欲難除者甚可畏也

今日者誠殿下大有為之會而不可失之時伏願堅苦刻厲執德不已勿以已私而妨公道勿以宴安而萌怠忽毋怠近效持循不已則自然聖德日新治化日隆矣上批曰自予忝位無一人言予過者今看劄辭不覺敬服故事玉堂長官無輪次侍講之例筵臣啓言鄭某乃讀書養德之人請頻賜引接上從之又別賜食物一日講論語至先儒以宰予晝寢為自棄上問晝寢豈遽至於自棄對曰先儒言懈怠一生便是自暴自棄上曰宰予以聖門高弟何乃如此對曰或問程先生自謹嚴諸門人自不謹嚴于程先生何事以此觀之學者須用己力不然則雖聖人與居亦末



如之何矣 上皆嘉納焉仍問南中人物先生曰張顯  
光柳軫皆可收用已而無元子師傅時三司方議廢庶  
人程跳出之罪先生議不合大司憲李公貴直斥先生  
於 上前先生乞適甚力 不許賜盤領表裡無藝受  
館提學光海時許筠李爾瞻等媚上尊號光海嬖於獨  
當故弁以上於 宣廟而復稱以祖至是廷臣方議刊  
去尊號先生請弁去祖字其意以為 宣廟雖遭外寇  
而旋卽收復與旣亾再造而稱祖之君不同矣况稱祖  
以功稱宗以德初無高下之殊尤不當有所取捨以取  
妄作之譏也事竟不行先是 上將親祭私廟禮官難  
於祝號先生以為 主上以 宣廟親孫八承大統旣

不考 宣廟則雖稱考於私親無兩考之嫌當稱考而  
不加顯稱子而不加孝李公元翼李公廷龜議與克合  
遂用之旣又上劄陳八條曰立大志曰懋聖學曰重宗  
統曰盡孝敬曰納諫諍曰公視聽曰嚴宮禁曰鎮民心  
其論宗統畧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稱所後為父母服  
齊斬三年稱本生為伯叔而服不杖菴誠以受重之義  
甚大而物無二本家無二尊故也至於帝王之承統則  
受 宗廟社稷之重為億兆臣民之主其事體之隆重  
尤萬萬於士夫家矣故前代帝王以旁支八繼而尊奉  
私親者率皆見非於當時取譏於後世至宋英宗賴司  
馬范呂諸賢能據經守正遂以皇伯父稱濮王乃為得



禮之懿我 宣廟追崇德興時亦倣而行之此可謂百  
王之明法也至於今日則與此微有不同蓋 殿下  
宣廟之孫昭穆不可易祖禰不可亂故只得稱祖而不  
敢稱考既已稱祖於 宣廟而自稱為孫則雖稱考於  
所生自稱為子未有嫌逼之礙也因引司馬光呂公著  
所論漢宣事為證且曰今雖論議已定安知異日必無  
希思固寵巧飾欺罔如程子之所憂者乎區區愚慮不  
得不預為 明主言之 朝廷方議號牌及宣惠廳便  
否先生獻議畧曰常謂宣惠廳節目繁鎖奸蠹易容不  
可以行之久遠且以臣之所知尚州一邑論之則大同  
一結所收通計米豆及其人布刷馬價諸色率一歲不

過木二疋有餘而今宣惠廳所收當取三疋則較之常  
年所收殆加三分之一外方之民間 朝廷講究利民  
之政日望其惠而乃得三分加一之賦必將譁然而駭  
矣臣意不如姑徐熟講而行之號牌一事乃是必可行  
之良法但念塗炭之民未及休息而遽聞此令之下則  
或不無鳥驚魚駭之慮然善為開諭處之得宜則恐亦  
不至於必不可行矣至於兵農之當分論者無不知之  
而必須贍其衣食給其妻孥然後可令專意於踴躍擊  
刺之事我國之力有不能辦若量力所及而選兵則兵  
少不足於用此其所以難也既不能此則惟給保一事  
乃為前代通行之規而然亦或存或亡不能隨闕填充



壬辰亂後尤為蕩然而教鍊之法則終始未有所聞我  
國武畧之不競職由於此今欲著實行之則必須先行  
號牌之法多得閑丁以充闕伍然後可以議此矣以嫁  
女請暇還鄉 上令本道給婚需辭 不許 上將講  
大學吳公允謙 啓言宜待鄭某之歸 從之既還  
朝有白虹之變先生上劄曰天道不怡變不虛生意者  
深宮蠶渥之中幽獨得肆之地無乃敬畏之念乍弛宴  
安之心漸滋或有人所不知而天已降監者乎古人之  
言曰一念之善慶星卿雲一念之惡烈風雷雨由此推  
之則一念之不善一念之白虹也一事之不善一事之  
白虹也雖無譎見於天者已為可畏况有之乎伏願

殿下反躬深省自裡至表自微至顯務使德性常用而  
物欲不行則天地陽和之氣寧不以類而應而又何陰  
盛之足憂乎 御批內省多疚天譴宜矣劄辭當體念  
內司別提梁德允犯死罪 上只命決杖先生又論其  
不可曰夫刑之輕重視罪之淺深如權衡稱物得其平  
而止而其柄在有司雖人君不得容私意於其間使輕  
者重而重者輕也禮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惟如  
此然後可以正人也不審 殿下何有於一隸而不肯  
自立於無過之地使應物之地有累於私意而正家及  
國之道不能出於至公乎甲子元日又曰虹變上劄曰  
濟以淫沴條干太陽一之可畏况於再三乎况於三始



履端之辰乎此殆不測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人莫之  
知故天以是大警動乎 聖衷也竊念今日民生新離  
塗炭憔悴已極譬如大病之人元氣漸盡膈上一息延  
延僅存正使安之以枕席養之以甘脆欲望其有同平  
人則非可以歲月致也况又攪動之以搖其情困苦之  
以竭其氣則其能免於溘然而斃乎水火餘生遭逢  
聖代澤未及究先竭其力望仁深故歸怨速乾文之不  
寧安知不由於此乎昔在丙辰元月屢有此變一月之  
內蓋不翅八九天之所以告戒者可謂諄復而昏迷不  
省竟至於為天所棄由此觀之則天命之不僭昭然矣  
今 殿下既有寅畏之心矣又有懇惻之言矣然又必

有不忍人之政見諸行事然後寅畏之心實有所施懇  
惻之言不為口惠而方可以答上天仁愛之心矣李迨  
反先生白令三司諸官宿衛 禁中且論八江都非計  
大駕南巡先生承 命檢察嶺南上狀請毋貸奔北  
之將又令把守漢江未幾賊平 大駕還都自嶺南復  
命因乞遘 不許延平府院君李貴來見先生以為  
王子珙曾出賊招不可不早圖先生答謂 聖世安忍  
使骨肉危懼兩司竟請議處先生獨執不可大被李貴  
詬斥遂上章乞免畧曰李貴之欲防禁仁城出於 宗  
社之慮自古疑之一字必為讒口所乘而事變無窮常  
出於意慮之外萬一他日事有難處或不能終始保全



則今日諸臣所以委曲宛轉長慮處變之意及歸虛地  
其有傷於 聖德豈不大哉臣子之事君但當自盡其  
心不當違心詭隨以苟同於人而取媚於時也 上以  
貴為甚過且曰玉堂長官欲納君父於無過之地其志  
不亦善乎貴上劄攻之甚急至有為後日樹功之語先  
生遂出郊外乞行遣 批曰卿之忠謹予嘉之久矣貴  
雖有言予豈聽信乎 朝廷亦必非貴而是卿矣先生  
又劄曰夫仁城之死生何與於廷臣而咸欲其無死者  
是乃赤心愛 殿下耳豈有一毫私意於彼哉雖以李  
貴之憂國如狂亦必以保全為言者其心亦若此耳何  
不以已度人謂人如已乃以樹功勒加耶古人之言曰

富貴易得名節難保臣若抗顏再入為人所笑則舉平  
生而盡棄之豈不悲哉 上慰諭益至且 命入侍者  
再先生皆不赴乞退愈力擢拜大司憲連章懇辭曰嘗  
聞朱子之言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一身之事而  
已其所處之得失關風俗之盛衰尤不可以不慎也臣  
嘗以是觀於廢朝而驗之矣其所不欲退者雖被物議  
不許辭避其為臣者亦貪戀寵眷晏然不去一夫先之  
十夫效之見聞所慣漸成習俗終至於廉恥掃地利欲  
滔天而國無所賴目今 朝著清明搢紳相讓蓋無一  
人志恥而冒進而 殿下乃欲使臣充一夫之數以啓  
無恥之習嗚呼 殿下之待微臣無乃薄乎孔子曰三



軍可棄帥也匹夫不可棄志也臣於此職終不敢就  
上不得已始許適卽南歸鄉里連拜副提學都承旨  
嚴旨趣召遂還朝上引見勞問先生啓曰出納惟  
允政院之職宋之李沆君命有不可則即便封還曰臣  
沆以為不可千載之下可見其君臣矣今臣亦不敢不  
以沆為法焉上改容焉先生在經筵凡二年感激  
知遇竭誠殫心從容開導者必以陳善格非為本  
上亦思其啓沃之功雖以他遷時使八侍經筵與之  
討論遂特加一資而曰某曾講論語盡心論難先生乞  
改正且曰臣於此願有獻焉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故事  
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聖人治國之道要不出此

而中間一敬字為五者之本竊念聖明於此微有著  
力未到處蓋施為號令之間一毫不謹則便不得為敬  
非必肆然自用然後為不敬也伏願純心積功推致  
其極使一國臣民涵於聖澤者皆知殿下典學之  
功有以致之則經幄末臣亦有榮矣上嘉獎焉李  
義吉上疏請尊奉私廟言甚悖妄先生論斥之又曰雷  
雨之變啓曰慈父之怒其子乃欲起敬起孝不為有  
過之人也子能盡孝則父必不怒以此推之則天意固  
有在矣伏願殿下益篤其敬慎之又慎臨政處事之  
際發號施令之間不敢有一毫放過使祇畏之心無少  
懈弛以為修省之本十一月三告乞遞不許無右副



賓客昭顯世子將行冠禮先生作圖式以進禮畢上  
命進資憲教曰卿教誨元子出於至誠予嘉歎久矣長  
男檢閱松天上疏乞歸葬上愍勞不許拜大司憲知  
中樞又以修墓乞暇還鄉連拜大司憲叅贊刑曹判書  
皆辭還朝又拜大司憲乞禁諸宮家牟利士大夫關  
節又請收內奴給復之命丙寅上遭仁獻王后喪  
欲行三年喪先生以為主上以繼別之宗八承大統  
其可以伸情於所生乎宜使綾原主喪而凡喪具之嫻  
逼於國葬者皆不可用率同僚論執甚力上只降  
服杖舂而餘皆不從遂以言不行引避逆為同樞又上  
喪禮六條無陳舍已從人逆心求道之說御批觀卿

劉辭足見專門禮學予未嘗學問今遭禮訟正猶面墻  
慚悔無及已而拜大司憲副提學皆辭無知義禁同知  
經筵詔使姜曰廣王夢尹來先生以贊禮儀度中  
禮觀者歎服又拜大司憲上數千言懇懇以誠之一字  
為要尋授護軍又屢拜大司憲副提學又以次子喪乞  
歸葬命給葬需行到清州聞有虜警還赴朝受嶺  
南號召之命傳檄召募將次第前赴俄而和約成有  
旨罷兵復命于行在仍扈駕還都劄陳時務  
曰自古人君遇非常之變者必立非常之志然後能興  
衰撥亂以卒建非常之業志苟不立曰循頽惰不能自  
強則終亦必亡而已古人云多難興邦殷憂啓聖此正



殿下生於憂患之秋也誠能日夜淬勵奮發曰鳥棲之恥其可雪乎脅盟之辱其忍忘乎犬羊之與和其可恃而為安乎寤寢一念惟在於湔羞雪憤而不以一毫宴安玩愒之心參錯於其間縱不能提兵深入掃穴犁庭他日賊來亦有以待之不至如前日之束手無策矣衛文公野處漕邑卒致革車三百駮牝三千而狄不敢再窺越王句踐生聚教訓卒成沼吳之功以雪其恥此是甚麼精神甚麼筋骨觀其大布大帛嘗膽軾蛙則二君堅固刻厲之心蓋未嘗一息弛也往日之事言之亦無及然猶有可諉者 殿下之所以屈已忍辱者豈不以小屈所以大伸暫辱思所以久榮乎苟不於此時

孜孜矻矻不遑寢食以為自強之策則君臣上下不免於淪胥以亡雖幸而不亡其屈辱之甚將有十倍於今日者而天下後世皆將以 殿下為偷安苟活之主而已豈不痛哉伏願 殿下堅立此志如寄足於百尺竿頭如托身於風濤漏船毋狃於目前之小安而忘日後之憂母循於文為之細節而忽遠大之慮又曰 主已辱矣 宗社將墜矣正使大小臣隣奔走竭力汲汲遑遑如救焚拯溺之為尚恐無救於亡而奈何一時氣象舒緩泄沓畧與平日無異至使敵人之來覘者發燕雀處堂之譏嗚呼痛哉意者天之將喪我邦而棄之魄乎何其靡哲不愚耶臣聞天下萬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



心竊憫 殿下所以修德立政者一年急於一年雖新  
經大亂備嘗艱苦而猶不能慄慄危懼如成湯懲桀後  
患如周成秉心塞淵如衛文施為命令之間率循故常  
殊未有喫苦茹痛奮發更始之意天下大本之所在不  
立如此則臣工之情窳庶事之墮廢日趨於危亡之域  
者其故可知也竊料 殿下未必不以羈縻為一毫可  
恃而幸賊之或不來耳若然則豈不為千慮之一失乎  
王恢燕人之習胡事者其言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即  
復倍約其他晉宋前車之轍尤較然可戒也子朱子之  
言曰沮國家恢復之大計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皆講  
和之說也蓋謂人心有恃而緩於自治也宋太祖發內

帑之錢以為軍餉而曰以此易胡人之首其時契丹之  
猖獗國事之危急萬萬不如今日而乃能輕舍私藏以  
徇軍用而近日施措乃有愧焉深恐 殿下偷安姑息  
之念日滋月長於隱微之中終無以自強則雖謂之因  
此亡國亦非過論嗚呼往日之事尚忍言哉以百年禮  
義之國堂堂千乘之 君而下與戎虜要盟正使此虜  
終始帖然已為難雪之恥况其溪壑難盈學隙易生一  
夕安寢而秦兵又至者安保其必無傳曰有恥而後能  
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行其政令保其國家  
伏願 殿下毋忘會稽之恥勿弛嘗膽之憤立之以刻  
苦之心持之以悠久之誠則當不患刷恥之無日矣以



今日人謀事力決無重恢之望所望者惟天道助順而  
輔德願自今每發號作事必先自思曰是可以合天心  
否乎合則行之否則寢之事事如此日日如此則高高  
在上日監在茲者寧不默佑於冥冥之中乎又請恢言  
路停廟樂興慶遷葬亦且遲待數年罷內需及沿海魚  
鹽設屯以補軍餉專以安民鍊兵奮勵刷恥為意上  
以手札批曰屢陳至論欲以格非補闕當服膺勿失以  
副卿之至誠俄移大司憲副提學乞暇歸鄉里卽以大  
司憲召道拜右叅贊尋還副提學戊辰以大司憲叅  
鞠柳孝立逆獄獄畢加正憲除叅贊無知義禁還拜副  
提學先生以八談道德出領刑罪非其所宜辭知義禁

且言近來 命令之發多不和 平想深居燕閑之地所  
存所養不能深厚而然宜類接儒臣 朝廷將以被擄  
走回人與虜先生劄陳其不可曰為民父母既不能保  
庇於兵至之日及其舍命來歸又從而縛送之天理人  
情之所不忍為今宜先斬李灤以正其中間擅諾之罪  
改撰答書務令明白痛切安知曰此不少變其鴟音耶  
臣昨見邊臣馳 啓賊駐九連城有冰合東搶之語宜  
連綴此等狀 啓付奏于賀至之行而仍請申勅山海  
寧遠等處使伺其東出直擣巢穴則乃為 王師大捷  
之機而彼又形格勢禁不得肆意侵掠矣又曰 殿下  
反正之初勵精圖治中外拭目而式至于今治效蔑如



若使當初勵精之志果出於誠實則徵驗之見於外者豈至於此乎惟其發於言者或非心之所存而施於事者又不能盡如其言故表裡不同前後相違真實無妄之道不能與天合德如此而望孚於人猶不可得况能孚於天乎人君之職莫大於安民而殿下六年憂勤尚無安堵之效已有土崩之勢及今不為之所則後悔無及 殿下於一部中庸誠之名義固已曉然無疑矣程夫子之言曰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惟 殿下惕念焉時 上方講書傳承命製渾天儀以進己巳春邊臣馳 啓毛將有東搶意 朝廷將遣重臣為解焚計先生上劄陳其不可復

曰災異陳劄曰董仲舒之言曰天心仁愛人君自非太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胡氏亦曰克勤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伏願 殿下深體上天仁愛之心益盡平日兢畏之道使剛健之德日積於中清明之政日行於外則一時陰沴之氣自當雲消霧釋於太陽之下不然災咎必來而傷敗乃至天之所以仁愛者亦安可屢冀也尋乞暇歸鄉四月還 朝 上曰賴卿輔導時或懲窒卿去未久予心茅塞承 春宮今寫進九思九容五月移拜大司憲忽有痿痺之症 上遣醫者病累辭許帝旋拜右叅贊禮曹判書乞暇浴椒於榮川 邁迤還家上疏乞致仕優 批不許拜吏曹判書再上



疏辭 上屢下溫旨召還又無文衡力辭不得 命先生遂黽勉供仕公心正色專務調和士論收拾人才場屋文體務令平實惟辭險語一皆黜之庚午無知 經筵春秋椽島將劉興治殺其主將陳繼盛 上議興師討之先生上言其不可曰當初羣議皆以為此賊必舉軍投虜背叛 天朝惟有仗義興師為 天朝討叛逆引對之際大計立定既而聞之則非徒渠不投虜反以應虜搆誣繼盛 上聞 朝廷彼其擅行戕殺肆為誣罔之罪固不容誅而與虜連謀之狀時未著明徐待朝廷指揮而處之未晚已而累劄析免 上皆溫諭不許 穆陵遷葬承 命改撰誌文又請權停賀至之禮

時有戚里媒進宮侯之說李公命俊疏論之備局回啓大忤 上旨三司政院爭之皆不能得先生進言曰此事細微若其街巷傳聞之誤則 聖明平氣而答之曰無是事矣萬一有之則 聖明惕念而答之曰當即改矣若是則聖人宵衣旰食無一事光明灑落寬廣和平而上下之間情義流通矣張思叔一匹夫也而詬詈僕夫程先生責之曰何不動心忍性今以千乘之君酬應大臣而可用如此聲色乎伏願 殿下虛心於觀理應物之際用力於難制易發之地使忿戾之氣雲消霧捲則回思頃日之事必有不勝其悔者矣 上意遂解舉朝相慶時有城門謗書之事先生遂無當世之念請暇



大歸解職閑居有召 命皆不赴辛未聞 上用勳宰  
議決意 追崇遂上封事力陳其不可且曰 殿下同  
於已者則若將加諸膝異於已者則若將墜諸淵率是  
以行則將見阿諛者日進而讜言無由而至矣豈不危  
哉臣嘗見 聖教若曰漢唐以下人主賢於予者亦皆  
為之予何獨不然諸葛武侯所謂安自菲薄引喻失義  
以塞忠諫之路者不幸而近之矣 不報六月聞虜騎  
入寇力疾赴難行到報恩疾甚不得進上疏陳情自是  
病勢彌留八月 東宮下札復遣宮官以問藥餌食物  
陸續賜送 上亦遣醫十一月授左叅贊上狀辭不  
許壬申先生引年乞致仕 批曰此非先朝舊臣辭退

之時體予至意調理上來又上疏乞解本職及無帶  
許之俄授知樞六月 仁穆王后昇遐先生以病未赴  
臨上疏陳情拜大司憲又上狀辭疾漸革癸酉六月丁  
丑易箒于正寢臨歿謂家人曰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  
又曰送我必以禮訃聞 上震悼輟朝吊賻如儀 贈  
議政府左贊成 特令 東宮舉哀八月甲申葬于咸  
昌縣檢湖之上卯向之原先生嘗夢新居臨十里荷花  
及是果符直境嗚呼豈其識耶 東宮別賜賻遣宮官  
致祭仍省窆葬令曰鄭賓客平生嗜禮宮官往毋失禮  
葬之日遠近來會者四百餘人乙亥士子等配享于道  
南書院有文集若干卷所抄朱子大全名曰朱文酌海



者行于世有思問錄喪禮參考皆未及就夫人全義李氏部將海之女無嗣後夫人真實李氏學生潔之女參判堦之曾孫退溪先生之從孫仁柔淑哲內治甚整生二男二女男長檢閱松有馬才次樽志行不凡亦早夭女適生負盧碩命大司憲宋浚吉側出男曰櫟萬戶檢閱生一男一女男曰道應以學行今為丹城縣監女適奉事趙漢叟盧碩命一男曰思永二女適士人全翼者李松來宋浚吉一男曰光棡洗馬二女適學生羅明佐校理閔維重櫟有一男曰道徵時烈未及灑掃於先生之門然嘗聞沙溪金先生之言曰愚伏自是管直人其禮學之精近世所無當今可與論學者惟此一人云

爾則其稟賦與學問曰可槩見矣既又從大憲宋公遊知其有深衣之托而信其推尊稱羨之言可徵於今與後也蓋嘗聞先生長身廣額目光炯然天資豪爽俊偉清嚴好禮立心以忠厚寬仁為主進學以精思實踐為本私淑於退陶溯本於考亭想象歆慕以為準則克養既厚英華自發望之崇深若不可犯及至接人則肯綮洞豁和氣藹然聞風覲德者不覺心醉而誠服其事親養盡其孝喪盡其哀常痛其雙鬢未報共戴一天凡係日本物件絕不以近諸家每日晨起拜廟雖䟽糲不繼而染盛必備有叔父年老奉養如親父女弟貧窮撫愛如手足家庭之內禮教興行肅穆若朝廷焉其在郡縣



以明禮崇化移風易俗為務其惠鮮困窮培育人才出於赤心故士民皆事之以師而愛之如父兄中遭道消屏居修業不復有意於當世 聖主更化風雲契合委以論思之任殆將十年先生既以輔養 君德為己任每進對之際宿齋預戒精心積誠凡時政得失生民休戚義利公私之辨天人王霸之分援據古今出入經史隨事進規竭盡無餘其言溫厚和平委曲懇惻時人擬之范淳夫云 仁祖亦虛已傾聽待以師禮惟恐一日不在側也 章陵之議實是千古變禮而先生獨守所見沛然自信雖上拂 主意下與時忤詆謗四至而終無所悔也平居儼然端坐獨觀昭曠之原謙挹自將絕

無矜伐之意艱深機械常以為戒恩讐伎刻絕於言議禍福之至怡然處順無毫髮動於心者常戒子弟曰學者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不當以不盡者為準古人所謂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皆自棄者真是警省語外物悠悠不足為吾輕重世之挾一技求自衛者豈非淺之為丈夫也又曰人須有無所知無所能之心然後終可到於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常以世無人才為歎曰上之所以育才者固無其道而下之所以自處者亦局於卑近幸而決科則自謂能事畢矣既仕則不復致意於學故立朝則無仁義之陳於君臨民則無教導之及於人何恠乎世道之不古也平生酷好朱文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二 二十三  
常曰千古以來豈有如此文章餘以文名家者殆類俳  
矣末年病忘日用事物以至子弟名字或不能記而語  
及朱文則心神爽然輒舉數三行極論其歸趣而後已  
於戴記亦然也見人或有所立新說異同於先儒者必  
正色嚴責曰朱先生行而後言后學惟當篤信精究而  
已至於假竊形似斂美筆舌豈不為吾道之罪人耶雅  
性冲澹一切世味紛華服玩財業泊如也人有餽遺即  
散親黨曰不如是則我心如有所累矣為宰相四十年  
無宅於京無田於野惟有山水之癖一遇會心處輒樂  
而忘歸雖在任務倥傯之日意未嘗不在於故山泉石  
也其為冢宰受命於病衰之後精力實有不逮而一事

不敢苟然有一表弟一妹婿求仕甚切先生終不為之  
地曰兩人皆不堪百執事者豈敢以私情而輕 朝廷  
名器耶友人李公竣每歎其至公無私先生文章出於  
六經根乎性理絕不使僻書異言尤長於疏劄渾厚典  
雅明白懇到有足以感動人主論者謂近世稱大家數  
者未有能及之云為詩精切琢鍊能說出人所不能形  
容處然必待境而成不屑屑為也筆法端重嚴密雖尋  
常簡札皆有法度先生性喜譚冲不以師道自居然學  
士大夫與東南之士講學論禮率皆取正聞其教而知  
所向者不知其幾人也嗚呼先生之學之才既不愧於  
古人當時際會又不可謂不隆而時運不幸喪亂頻仍



丁卯以後見於章奏者懇叩反覆愈往愈切庶幾拯濟  
艱危灑雪羞恥至於數十年之久而其言鑿鑿如燭照  
龜卜而無有不驗者倘於今日或備清閑之燕幸有  
以當上心焉則安知其不有補於重恢再造之業也  
若以丁卯所謂不如宋祖之萬萬者而又知今日不如  
丁卯之萬萬痛疾奮躍以收瞑眩之效則先生之志之  
行無有間於先後早晚之異而搢紳之士相與慕用其  
言論風旨必以陳善納誨為忠而以尸官苟祿為恥使  
君德日躋於上生民日遂於下隱然真有與衰撥亂  
之勢則先生雖沒而其精爽之不亡者為無憾於九原  
也嗚呼歎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余先人有蒙難立謹

之操先生若已有之亟稱於人固知先生以好義樂善  
之心有發潛闡幽之意矣今於易名之狀不可終辭而  
益有疇昔之感略據大憲公狀第錄如右云資憲大夫  
吏曹判書無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成均館祭酒世子  
侍講院贊善宋時烈謹狀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十一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十一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十一

附錄

賜祭文

維崇禎六年歲次癸酉八月庚申朔二十四日癸未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李稠諭祭于卒行副護軍鄭經世之  
靈睠彼南紀維嶽維瀆淑氣磅礴挺生人傑道不墜地  
鴻儒接躅靈惟拔萃早事經籍天資秀粹器度淵弘潛  
心正學服膺考亭切琢師友踐履斯篤發於文章烏黼  
烏黻粵在先朝荐延名譽拔跡菰蒲振儀亨衢芸閣  
秉筆甚文於史繩席講義虞夏孔邇晚遭昏亂乃遜于  
荒身危秦網雖晦猶光歷盡險道金石益剛日長丘園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十一



左書右圖非果忘世韞積不沽予有夙聞暗契風期初  
年側席首置經帷法筵朝夕以仁爲箴一部魯論啓心  
沃心訓誨元嗣以義以德再峻其秩稽古之力匡輔乃  
誠不怠終始霜臺握憲據經論事春官作長非禮不言  
山公澈鑑賢士在門主盟文壇蔚然微聲詢咨治理庶  
幾共貞引章告休邁返桑鄉儒臣去就實係興衰諭書  
聯翩公來勿遲不圖一疾奄忽重泉奪我何速問彼蒼  
天悲纏士林痛結薦紳環顧朝野倚毗何人側耳殿陛  
履聲寂寞南望興懷嗟悼靡及茲令禮官替奠洞酌不  
昧者存惟冀來假鳳瑞製進 教具

維崇禎六年歲次癸酉八月庚申朔二十三日壬午

王世子遣宮官臣侍講院文學具鳳瑞致祭于卒賓客鄭  
經世之靈 皇祖撫運作新髦英多士藹藹並美齊聲  
惟靈拔萃風雅孤騫資稟素高學問益勤研窮墳典貫  
穿古今發爲文章浩汗淵浚早承 恩遇展步亨衢  
王庭羽儀薦紳楷模逮遭昏亂幾陷罟獲卒保幽貞久  
遜荒野天地再泰風雲相契首膺延登贊襄匡濟論思  
密勿章奏剴切甄材水鑑煥猷彩筆粵台始學心猶茅  
塞實賴明師循循誘掖古聖賢言精淡微婉毫分縷析  
指諭勤懇坦然無礙充然有得開發包蒙是誰之力受  
誨未終告歸胡邁桑榆晚景疾經年遠莫亟問耿耿  
集懷尚冀勿藥復造賓階那知一朝溘然長辭邦之無



祿天不愆遺 宸心震悼士林嗟惜失此老成台將疇  
式有疑未質有過罔聞歎今孤陋思昔嘉言喬木已摧  
九原難作遙望南雲含慟曷極茲遣宮僚替薦非腆靈  
若有歆台誠少展

又德林書院  
宣額時

知製  
錫胤製進  
教趙

維崇禎紀元四十九年歲次丙辰五月 日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

諭祭于文簡公金宗直故校

理鄭鵬文肅公鄭經世之靈學貴傳道祀重報侑尊享  
儒賢厥義非偶蓋此明德與生偕有慾蔽而昏或夷以  
歟允矣君子先覺覺後遺風百代咸賴啓牖功大斯文  
禮宜俎豆言念本朝醇儒代造猗歟金公蔚為稱首英

華外朗勁操內守式是多士共推領袖沉潛翰墨真見  
早透肇修古道思全抱負歎浹戈春爰舉德輶圃治餘  
業是學是懋文敬文獻門弟之秀九原難作奇禍仍邁  
世遠榮光名不可朽落落鄭公馳聲壠畝親炙明師妙  
訣是受案上一圖理義淵藪造詣既浚精蘊畢究蜚英  
玉署羽儀朝右行藏有時括囊无咎倦鳥歸林閑雲出  
岫耽靜味道離世前垢丁寧 聖諭渭翁莘叟懷寶自  
晦內省不疚懿哉文肅華聞夙茂伊洛真源有傳有授  
鐵門玉鑰洞達關紐踐履純篤無愧屋漏受知 聖祖  
注意隆厚格君為任有謨告 后密勿經幄剴切章奏  
位以冢宰輿望斯副贊襄新政文化是佑明體適用道



則不苟顧茲三賢垂輝永久青天白日燁燁宇宙化今  
詔來師道攸就講帷當日青衿輻湊至今南士景仰山  
斗議及崇奉辭同萬口邈彼甘州院宇新構睠予興懷  
於焉有取恨不同時待以賓友載錫嘉扁俾聳聞觀牲  
帛備儀嘉粟旨酒不昧惟靈尚垂歆嗅

劉堤學李  
堂發製進

又家廟致祭時

維崇禎百六十九年歲次丙辰九月十九日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閔廣魯諭祭于文莊公鄭經世之靈  
予好朱書會通彙分觀於酌海得卿所存淑諸退陶忠  
於紫陽彼訶罵者抑獨何腸卿起南服氣鍾嶠洛羽儀  
王庭進以經幄繩繩三易折枝掛扞南床峻簡上駟寵

錫時則板蕩外內宣力討復之義濟安之策賊臣內訌  
夷然遂初愚伏山中杖屨圖書瀝血萬言奈彼褻耳再  
嬰縲絏彌貞金矢 聖祖改玉望重賓師邇英之筵滂  
澈畧移玉署長席卿月猶兼抗論邦禮義正詞嚴兩賢  
連茹八條詢龜濤鑑脩功山斗之推真講官才極高處  
見斯文定評當世莫先倡義縑墨斤和披赤磨刃若新  
痛纏南北拜 苑歸來遺編在丁清蹙穆如予懷高馳  
況是宅相驪陽毓慶推本溯源亦宜致敬嗣孫登臺典  
型尚餘有酌于卿予好朱書

祭文

李典

嗚呼哀哉惟靈靈芝瑞世古磬懸簋其生也應河嶽之



間氣其學也尋伊洛之墜緒當休明之盛際值善類之  
連茹裕君皆誠正之說論事本聖賢之語登七寶之高  
座被三接於 當宁庶所學之大試推至澤於黎庶何  
大音之寡諧遭讒口之交詆乃收無涅之身高臥有洛  
之渚謝名利於浮雲喜衡泌之得所抱經史而涵泳撫  
松竹而延行幸後學之來從誨不倦於語汝因資性而  
導迪冀不負乎賦予謂遐壽之將享竟沉痾之未去何  
天高而鬼惡禍善人之斯遽哀邦家之殄瘁痛斯文之  
淪胥念老夫之無似自髫鬣而同處我捐質之至偏公  
偉度之多恕常謂異姓兄弟情無間於天叙雖新居之  
稍濶庶從遊之無阻扣餘論於晚節若昏衢之秉炬得

優游於林下飽馨德而厭飫歛此計之莫遂失舊約於  
鷄黍卽遠有期靈輶載御暮景涼涼哀鴻失侶江水鳴  
咽雲烟悽楚悲豈止於鄉閭慟猶切於行旅嗚呼哀哉  
文如瑞錦之曝儀若祥鸞之舉學究八索之源識透九  
經之疏今其已矣典刑莫覩士失宗匠國無鼎呂仰彼  
蒼而痛哭瀉潏哀於短楮魂兮來假歆我薄醑

又

李峻

嗚呼哀哉惟君之生孕靈岳河清視照物古磬鉞瑕識  
透三才學究四科理微必蹟業精而礎蘊爲德量發爲  
文華十載紉蘭一夕脫麻機鳴籟應際遇堪誇 國運  
一否世路千衰君以爲忠衆毀交譁君曰彼佞衆謂之



媵乃尋初賦故山之坡詩書無恙松桂交柯涵養之餘  
間以吟哦昏朝政履讒口虎呀正士何辜頻沾風波鴻  
飛增繳鷺浴盤渦自君之退園梅幾花逍遙物表世念  
如紗憂國一念尚欲無吡 聖主夏化鳳巢于阿橫經  
獻謨 王曰汝嘉禮經一部平日講劇六條投匭血淚  
交和臣言有據臣見非邪諫書焚稿荒園種菘纓濯滄  
浪身棲紫霞化人乘鶴年運在蛇七十而止壽胡不遐  
君之告 王仁義非他君之總銓公正不頗做事之才  
硯發鏤錡行仁之政春嘘草芽一時雋望霖雨商家有  
蘊未施命也奈何二子之賢秀出嘉禾清霜忽萎神理  
還差君雖達理因是而瘥欲問于天九萬奈賒舊業零

替生理蹉跎老屋荒涼那忍再過後事之托龍駒出洼  
積善之慶受福不那念我托契青鬃而儲某水某丘幾  
與婆娑涼颼來竹清馥泛荷高談玉屑麗句天葩顏異  
之才自麗沂羅如君挺拔屈指無多無畏之鼓不退之  
車相期勿休幾脂幾燭知我之淡雖切叔牙導我之勤  
實感侯芭玉署對案烏府聯珂出處之義晚景互磨憂  
我之捐忠告頻加勉以同歸追和軸邁晚築一室有洛  
之涯汾湖兩地往來一舸釣月之竿耕雨之策此計未  
成奈何嬰痾郵質已矣白雪誰歌病中一言思之尚嗟  
吾生餘幾西日已斜夜臺他年相見也麼瓊標杳杳金  
阜峩峩欲誌君墓如海酌蠡文未點綴涕已滂沱琬琰



之質朽豈浮直化爲列星傳記非訛奎彩爛然非君也  
耶嗚呼哀哉

又大祥時

嗚呼膠漆之情羈絆之歲同遊鄉塾異姓兄弟兄之懿  
德今世益寡凡其忠告實我所藉交誼之淡如彼古井  
相恃者心所尚者正哲人一逝世失宗工旗幟各豎唇  
舌四訶孑然處世有懷誰論悼舊傷今中夜撫枕樛木  
一摧壠草再宿宵棚可親紫府非隔或有所喜或有所  
悲家運不淑俗學多歧惟子之憂其以是歟夢中所見  
覺來歛歔薄奠未躬哀淚交迸英靈有臨知此耿耿

又

全湜

嗚呼公之生也實不偶然其沒也寧非有數夫惟賢者  
之存亾係時運之消長天其或者無意於宋祚公之志  
大學遂才富量宏猶可爲用世之良具早見大道之苗  
脈優入吾儒之庭戶患難而行乎素位貧約焉外無所  
慕非私淑獨善而已抱負之重行有所展布逮 明良  
魚水於一堂有風雲稀世之際遇奏議則唐家陸贄  
筵講則宋臣祖禹君民堯舜糠粃唐虞人或望至治於  
隆古事君以禮禮必以正蓋莫如敬王而人或未喻噫  
古道不用於今之世安能匏繫久居於末路晦叔乞養  
身疾君實歸臥洛浦江湖有憂一飯不食而何天之不  
怒於沉痾 寵渥彌隆兆足以行矣奈造物之不我顧



民無祿耶邦殄瘁耶嗟嗟乎莫知其故嗚呼余生歲適  
與同庚至成童未免爲僮父龍門一登見公之不器顧  
俛俛兮愧懼自弱冠以迄于老大終不爲棄人者誰之  
詔告縱未能窺闖於藩籬師咨益深情義益固今余拙  
辭以挽之薄物以奠之余之死兮誰爲僮僕余之在世  
能有幾日想不久相從於冥府然而至正之論至敬之  
容奄一朝而不得覩情何已於長慟涕難禁於如注湖  
之山兮峩峩有纍纍之雙墓生離惻惻死別吞聲今左  
右焉侍護公之行兮順而安寧憾憾於去住一爵酒兮  
三痛哭伸後死之情素

又

趙靖

嗚呼天生我公秀于南中啓我羣蒙真積之力精明之  
學君子之德 兩朝重望一代宗匠主盟吾黨論思講  
筵格 王必先啓沃之賢天何不佑未竟其壽理莫能  
究國無著龜士失依歸我心孔悲其色之溫有道之言  
終不可諉庶蕃清酌薦此菲薄庶幾歆格嗚呼哀哉

又

康應哲

嗚呼哀哉公以清粹之氣拔萃之才英發夙成其文章  
道德腴內而著外積躬而及物天之生公也不偶而遭  
遇 兩朝位躋貳公樂行之日常必憂違之日常多頃  
年以來疾病纏綿命與仇謀卒不得大施所學而笙鏞  
一世 國家之不幸生民之無祿亦莫非天數之使然



謂之何哉昔我喪怙恃依傍無依與公從遊於學舍及  
委禽于德門外舅姑待我如已出公視我如同氣歲一  
周妻以無子而眷厚之勤無異妻在之時蓬麻之托蘭  
室之薰蓋無以容喻而顧我不敏終無所成就私自憐  
悼祇增浩歎擬於晚景謝仕歸來之日共享江鄉魚稻  
之樂優游觴詠以送餘年豈意病入膏肓一向沉痾移  
寓遠村又不能以時會面也公在平日雖遭急遽之變  
或歡戚之至無一動其心衰老之境連喪二胤雖未嘗  
形諸辭氣真元之敗實由於感傷之致也春初之往喜  
其相見談笑古今不覺更汲及其危篤之際相看一笑  
之外經五六日更不得通一語以歿嗚呼慟哉已矣已

矣繼自今吾有疑誰與質吾有過誰復責高明之見的  
確之論不可得以復聞之矣從容之度簡重之儀不可  
得以復見之矣善惡無所勸懲義利無所辨明人心漸  
趨於污下習俗將至於頽敗奈何奈何慟矣慟矣夏秋  
之交吾患重症幾死僅甦今不得往奠於靈筵又不得  
臨哭於壙使遜兒代奠薄具平生之恨曷有窮已吾  
年長公一歲吾病與歲轉深與公相遇於冥間殆不遠  
矣長慟窮山肝腎欲絕靈其不昧庶幾顧歆

又

李潤雨

嗚呼哀哉山川間氣光岳精英挺生南服妙詣夙成載  
贄登席于彼屋門講論墜緒師友淵源為親而屈早登



科第聲馳四海名動一世論思侍從 至尊虛受銓席  
銀臺士類加手明夷入腹賢相去國觀風察俗所性不  
存卷而懷之若將終身廢朝政荒禍延摺紳再入王獄  
幾至不測棲遑州郡屏跡丘園十載養閑聞所不聞篤  
信好學主盟斯文晚際 聖明知遇日涸竭智殫慮益  
礪初心 經幄獻替謨猷密勿霜臺玉立一段忠赤位  
隆冢宰兼掌文衡與世異袖手鵷行急流勇退乃其  
素志請告歸田病已入髓三年將息一疾難治 聖恩  
莫報朝露溘至嗚呼哀哉官躋八座位非不隆年過七  
旬壽非不崇一聞公計遠近同吁是孰使然人心難誣  
嗚呼哀哉人孰無子公有賢胤麟雛鳳毛夙著忠信纔

陞翰局逸翮已折二子繼殞理難推測尚有孤孫主公  
後事青氈舊業其不在此嗚呼哀哉惟我小子晚承提  
耳一見如舊猥托知己公視我友我視公師齋堂信宿  
侃侃忘疲公居玉堂我忝具僚佐幕南州風雨連宵共  
事艱難一心徇國今其已矣小子何托嗚呼哀哉昔在  
庚午別公京洛我識公心適思莫過邗知此別遂成永  
訣我在都下亦患沉綿千里相思同病相憐及我歸來  
公病已篤我取便道末由問疾今歲秋初擬作椒浴歸  
程握手寤寐心上此願未諧公已長往一場笑語孤負  
平生呼天邈邈有淚沾纓我在床席百病交嬰謹送迷  
兒遙薦洞酌不亾者存鑑此哀曲嗚呼哀哉



又

崔峴

嗚呼哀哉二五紛錯河嶽流峙純粹之精清淑之氣凝  
 焉聚焉乃生君子間世而一嗚呼不易我公在世瑞鳳  
 祥芝士有模範國有菁龜平治未見我公焉歸考德何  
 所問業何依睂山草木枯亦何時朗陵德星聚不可期  
 和粹言貌秀朗風儀醇乎之學藹如之辭孰承其後孰  
 紹其絕 三朝碩儒八俊風節百年升沉世道清濁  
 經席討論 春坊輔翼金鑑忽失 兩宮震盪異數無  
 前哀榮備極太常議諡太史書特嗚呼哀哉於人已全  
 在天何嘗澤闕經綸壽慳耆老仁者有後天道之常槐  
 不成三嗚呼彼蒼浩然一氣不隨形埋騎箕天上應見

西屋從容問酬樂亦無涯未以寄世孰與開懷去歲墨  
 谷執手告別後以為期豈是永訣擬扶病躬苦俟秋末  
 盡數日夜庶暢湮鬱今其已矣增我悲結朱絃已斷撤  
 我琴瑟宿疾沉綿阻我執紼綿久代奠詎盡哀情靈其  
 不昧鑑此微誠

又

道南書院院任金知復

本州校任

進士韓克正玉成院任生員金克誠鳳山儒生盧  
 景命近岳儒生員卞暉涑水儒生員孫胤業  
 梅岳有司權知學論曹挺融修善儒生尹應芳龍  
 明儒生金繼美孤峰儒生金濤白華儒生黃紳中  
 東儒生員金廷堅  
 等祭文多不盡錄

嗚呼自東有土未蒙仁賢泯泯焚焚孰任斯道逮至我  
 朝五賢勃興退陶大成金聲玉振誰能繼往惟我西屋



見而知之惠我後學朋來自遠公乃摳衣禮讓為先敬  
義兼至凡茲小大奉以周旋逮于晚年少施所蓄既發  
聖學繼贊 离明國有著龜朝有儀表邗知一疾而至  
於斯嗚呼哀哉 東朝舉哀 北宸贈袂儒林奔哭黎  
庶興嗟生榮苑哀孰不摧慕知復等久蒙誘掖義重恩  
深學未傳心言徒在耳顧瞻書宇先生所營壇有芬躅  
堂猶講席公靈如水無往不存九江之思尤切茂叔茲  
修薄具薦此微誠不昧者存庶幾來格

又

禮安陶山書院儒生許蓉

順興

院任進士秦益亨安東儒生員鄭維藩三溪儒  
生權詹慶州人後學權應生李宜潛大丘化民徐  
時立儒生李瑣醴泉鼎山儒生進士李慶南龍宮  
校任李長吉道一儒生鄭榮後咸昌儒生李覺民

城岳儒生蔡得海榮川伊山院任前正郎權省吾  
星州儒生生員崔恆慶報恩象賢院任生員李晶  
等祭文多  
不盡錄

恭惟先生河嶽精英邦家柱石氣宇宏濶資稟挺特從  
事屋門得聞直方精思妙契造詣彌光爰初拔跡歷敷  
要華謨猷臺閣啓沃弘多冰炭難容卷懷林壑婆娑初  
服紬繹舊學左圖右書俯讀仰思棲遲衙門樂而忘飢  
逮至昏朝轉益坎坷處困愈亨操履累加 聖上初載  
擢置 經席眷注隆深日勤三接論思密勿庶幾有為  
一疾沉痾竟至難醫 九重震悼士類齎咨君子失恃  
後學無依龍亾雨逝孰知我悲靈輻載駕即遠有期哭  
奠菲薄淚落懸泉不昧者存鑑此微虔



又

門人柳衫

嗚呼哀哉山河毓精奎壁降神絀縉鍾聚篤生哲人資  
稟既異充養又至曰明曰誠維敬維義兩進夾持濶步  
長趨德崇業廣蔚為名儒餘事文章渾浩無涖允矣君  
子學優而仕玉署論思銀臺出納當宁倚重同朝取  
法職思其居用無不可銅章分憂棠陰宣化有挾仇正  
彼讒胡厲中遭溷濁益見操履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棄  
外亦言遇遯仍封有道無時終莫我容二年囹圄十載  
田園傷時髮白憂國心丹遠至聖作首膺寵掄職  
專帷幄責大經綸耻君未堯非善不陳了翁章奏淳夫  
講說從容啓發委曲懇惻庶究所學以臻至治那知夢

楹奄成騎箕大厦方構樑木遽摧砥柱既頽狂瀾莫回  
國公人鑑士失宗師彼蒼者天胡寧忍斯嗚呼哀哉先  
生之心秋月寒水先生之學玉潔金粹自少至老典于  
終始經史子集傳記注箋靡不貫穿提要鉤玄晚於雲  
谷得其緒言捐華討實反本窮原蜀黍悅口精義入神  
盛德愈恭道大彌光俗賢倭佞其巧如簧時尚詭隨其  
柔如膏先生守正惟道是依剛和合度語默惟時高道  
空虛長往不顧卑就功名胥溺靡悟先生不然惟義與  
比退非忘世進非慕位事有異同著龜可稽物有輕重  
權衡不迷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淵源有自永流東方嗚  
呼哀哉恭惟先君誼分深切心誠向往不間存沒既編



遺文又狀實德發揮闡揚孰非公力施及小子益敦眷  
恤進之門墻施以鞭繩雖緣朽質學而未能然仰高山  
永爲依歸云胡不淑而至於茲頃在中夏還自下邑公  
方寢疾往拜于室首問先稿鏤刊之艱中言症候調攝  
之難末又勤懇申以婚姻自惟卑賤分不敢當丁寧教  
詔及復諄詳何意斯言遂成永訣興思至此五內如割  
庶幾承奉不敢有失卽遠有期佳城已卜單杯薦虔曷  
罄寸心不亾者存冀賜照臨嗚呼哀哉

又

宋浚吉

嗚呼哀哉著龜之失而父母之亾耶泰山之頽而樑木  
之壞耶卿士大夫之吊於朝商旅胥隸之咨於道經生

學子之哭於家者咸曰國其疇依民其焉仰吾徒將安  
倣雖平日異好惡不相樂者亦莫不涕洟而嗟惜之嗚  
呼是孰使之然哉文章足以範俗而垂世正學足以繼  
往而開來孝悌足以興仁而致化愛君澤民之志憂國  
悶俗之衷鬼神旁質愚智俱瞻利害之私雖或蔽於當  
時而秉彝之天終不泯於今日則豈所謂人無不至天  
不容僞者非耶惟小子有不忍言者矣始余小子質本  
最下學未知方年及弱冠始執贄於先生之門先生憐  
余擿墮示余周行提耳於日用之間而面命於講說之  
際池荷葉浮園竹荀抽或散步而從容或理杖而優游  
卽事卽物誘掖諄至昏愚無狀縱未克操戈撥機以副



馬氏先生集卷之二 一四  
先生教育之意而其初知有此事或免爲小人之歸者  
伊誰之賜耶庚午之冬先生謝事而歸越明年而小子  
趨謁其歡愛之篤有踰平昔仍謂之曰吾平生酷好朱  
文而無可語者春回日照吾欲攜君入內山共討之時  
以竹轎選勝於有洛之澣以終吾餘生豈非至樂也無  
何先生已病矣向之所謂至樂者已不可得則又謂之  
曰吾今已矣附身諸事惟子焉是屬日後凡百惟子焉  
是托遺篇在篋子其釐之推孫未成子其教之丁寧遺  
囑刻骨難忘今而思之曷不肝蝕而腸裂耶嗚呼哀哉  
去春之別涕泣叙訣雖知痼疾終不可爲而尚喜神明  
所佑寢食猶安擬於秋末搬兒雛供笑語復如客歲團

圓而一命倘來薄遊于都旬未浹而計已傳矣彼蒼者  
天曷其有極嗚呼斂殯之事不但先生所屬小子自致  
之地亦在於是而千里奔赴夙計已違早知有此豈敢  
一日輟而就他以孤盛意而負初心耶窮天此痛沒齒  
難洩嗚呼哀哉長趨濶步氣豪力雄處於萬吹之中而  
伸於庶物之上金聲而玉振嶽峙而淵渟重門洞開八  
窓玲瓏儀鳳瑞世百禽建標則天之降先生若將有爲  
而從而敲撼之挫闕之進未能究用於時退未及垂幸  
於後抑獨何哉天其定歟未定歟噫先生在朝而本原  
以培元氣以完庭議以決國是以定先生一去而嚴防  
遽壞變怪百出將至於不可收拾則百世在前千世在



後其必有長吁永懷於無窮者矣又豈非天之所定不  
容人力於其間者耶嗚呼哀哉儀形永隔影響已昧三  
千三百之儀大經大法之奧墜緒茫茫卒業無期猶有  
抱遺篇而奉遺教收桑榆而贖曠愆英靈如在必有以  
默佑於冥冥之中也言有窮而情不可終一觴告訣萬  
古長辭

又

門生金應祖

嗚呼哀哉念我嶺南名儒輩出天挺陶山斯文峻極一  
言授受繼有西厓求道盈門一代英才有拔其萃曰惟  
先生淵渟嶷峙玉潤金精夙歲蜚英譽望蔚然出入鑿  
坡莫之或先直氣靡石空錯落金天天將降大乃有拂亂

卷而懷之婆娑靜散萬卷詩書一室泠寂沉涵游泳融  
會貫徹啖仁嚼義立禮成樂繼日窮年孜孜矻矻始終  
敬畏表裏明誠落筆成章證書引經學優道尊才全德  
成方圓得中文質合宜賢愚共慕遠邇同師有事必稟  
有疑必質開襟酬應燭照河決道將行歟天祚宋室漢  
日重明湯聘先及幡然赴朝百僚拭目一片忠赤十  
載經幄和風甘雨大川喬嶽功利及物不可周知名  
聲所歸謫亦隨之眷注愈隆乞退愈確樂彼愚谷爰  
返初服儒林增重吾道有托二豎遽嬰一疾難醫吾將  
安倣天之喪斯眷言中年玉樹雙摧惟餘弱孫子子哀  
哀善積無報天高難問顧余小子早奉至訓觀德心醉



于茲十霜別有深恩沒世難忘先人潛德賴發幽光逮  
歸自湖屬公寢疾草堂一拜孰知永訣噫人之生抱負  
甚重舉世滔滔生醉死夢不有先覺孰啓我後音容雖  
遠典刑不朽死生常理於公何有謹薦菲薄庶幾歆右

又

門人洪鎬

嗚呼哀哉歲月已周警咳愈邈在天星斗在地山嶽不  
朽者存輝映無極聊奠一酌行冀降格

又

門人曹希仁

嗚呼哀哉先生易簣前一日夜夢承顏色宛然若病全  
愈而氣益健仍隨杖履逍遙溪澗無異曩昔陪從之日  
既覺而喜之又從而憂之側耳來音疑信相半不數日

計書遽至噫先生之精氣將散而猶眷眷於無狀乃假  
夢寐而賜警咳耶小子無狀獲知門下三十年于茲矣  
從容乎席間提撕乎回命諄諄誨諭之勤在門人最親  
且厚而昏愚之甚終不能變化於親炙之餘而仰德慕  
義之誠則愈久而益切庶幾薰陶漸染得免爲小人之  
歸矣今而已矣尚復何及哉嗚呼先生之德之盛學之  
正自退翁厓老之後一人而已幼少穎悟不待鞭繩而  
自能該貫義理辨析禮儀有若宿師老儒大爲一時所  
推許及其長也入而居家則處已以正接物以和朝夕  
儼然端坐惟居敬是事出而在朝則直已行道據經論  
事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未嘗不面折而力爭常欲引



吾君於堯舜而回世道於雍熙其積學功至充養發外  
之盛雖比諸古賢哲亦無愧也在昔辛壬之間負笈從  
學於于北山庄時於懷遠臺上萬松洲邊乘月而散步  
濯纓而咏歸先生謂余曰學者之患在於爲人而不爲  
己欲只爲舉子業則已如欲從事於古人之學則朱書  
一部乃其指南也因勸之以受學遂於戊申之夏始業  
焉先生其記之乎顧余鈍根魯莽旋學旋忘至于今所  
得幾如也不幸先生又棄我而去小子於何考德而問  
業於何質疑而辨惑竊恐泯泯貿貿終未免茅塞於心  
而以負我先生平日教誨之意也尤可恨者始先生移  
卜于此幸與之比鄰朝夕起居經營新築惟小子是仗

而是謀叙命忽降趨謝恐稽拜辭教席千里從宦時憑  
尺素以自慰焉豈料皇天不佑我斯文而使先生遽至  
於不淑乎病不得嘗藥斂不得憑棺承凶舉哀又遲於  
啓手足六日之後天乎天乎此痛其有窮乎嗚呼靈輻  
已駕玄堂將閉九泉茫茫長夜沉沉更覩儀形此生無  
路則前日之夢見先生亦幸矣惟願先生夜夜入夢警  
發其昏愚俾不至於偃偃而靡所向則幽明之賜亦大  
矣言有盡而情不可窮不昧者存庶鑑微衷

又

門人李元圭光圭

嗚呼斯道之不明也久矣孰知夫古聖賢相傳之惟一  
欽也哉高者溺於空虛而不知返卑者淪於污賤而弗



能禁或偏於謹愿而認莠爲苗或急於功利而喫鐵爲  
金紛紜衆家之騰躍歎息斯文之陸沉惟公之晚出而  
獨驅豎赤幟於儒林六十四之易三千三百之禮無不  
研精而極微既得之於已而發之於事動而爲準繩言  
而爲規箴又以是而及於人鼓傳衆聽而燭照羣迷使  
人心一趨於中正而洗其詖淫然而公有是德而不自  
有公有是道而不自任故人之知公者不過乎文章經  
術之士而公亦不以人之不知而有愠方且充然自得  
鼓點瑟而鳴顏琴也昔在昏朝之濁亂天地閉塞而剝  
乎羣陰設刑戮而待士方爲斧而爲碓惟公剛大直方  
之氣雖未免暫厄於世道之崎嶇而敬慎嚴密之行信

不愧影而不愧衾也守空谷而靜閉沂太玄而高吟迨  
夫 聖人出而萬物覩藹藹吉人之朋來盍簪紆謨則  
必先乎明道之術啓告則常在乎格君之心處事則毅  
然以正而如匠之循繩墨論治則藹然行仁而如醫之  
用朮蓼謂致君澤民之在已雖汲汲乎行道而亦未嘗  
以道徇人枉尺而直尋也至於辨大禮決大疑無不以  
古昔爲準而八目之疏六條之劄娓娓數千言譬若王  
良之執御而就熟路俞扁之審証而施神鍼也嗚呼河  
漢之有辯而其守之若訥喬嶽之不言而其功之亦溘  
奈何天未欲平治吾東使吾夫子卷而懷之于有洛之  
潁雖君實之專乎獨樂而尚耆德之屬乎商霖噫蒼顏



白髮之異昔忽此厲瘡之暴侵庶幾道體之壽康以幸  
我斯文而終至於山頽梁壞使後學而無依斯民而無  
祿固天意之難諶也學誰續之往昔言誰傳之來今治  
誰升之大猷文誰振之正音將何以啓我盲聾而澤我  
黎黔耶嗚呼先生之言布帛菽粟先生之姿琅玕球琳  
東人之恃之若中流之砥柱望之若九苞之瑞禽今其  
沒也耶將結而爲雨露以蘇其枯槁乎抑化而爲光耀  
以助其照臨乎抑凝而爲金石以寓其精忱乎山嶽巍  
巍思先生之德儀江流浩浩思先生之冲襟蕪辭薄奠  
豈足以悉余小子之情而惟先生之靈之如在尚冀其  
一歆也嗚呼哀哉

又

門人趙光壁

伏以哲人其萎咸慟斯文之天喪小子何述益憂吾道  
之日蕪焚一辨之心香攬數行之危涕恭惟先生早起  
南服卒業西厓詩書禮樂之文起八代表埽六朝浮靡  
濂洛關閩之緒爲諸儒倡而究羣聖精微自青年致身  
清朝而素志立腳實地論思 經幄善道必陳於前典  
選銓曹用賢皆曰然後名高斗仰運值奎明那知收子  
之哀仍邁在辰之厄立言垂範雖開衆人之蒙愚方領  
圓冠已失百世之師表鄭康成之該博未畢諸經註疏  
真德秀之討論空餘大學行義光壁叨蒙講解忝侍臯  
化薰德善良猶知棄污而革染因才教育敢望自卑而



升高夏不得敬佩德音切磋典墳之上親承妙旨陪侍  
警咳之間庶魂方歸來叶楚人大招之誅欲以菲薄明  
韓子祇薦之誠云爾嗚呼哀哉

又

門人李一圭德圭身圭

嗚呼哀哉天眷大東篤生我公問氣所鍾資識精明器  
度淵淳玉色金聲早遊庠門學有淵源斯道之尊三百  
三千靡不貫穿力踐精研表裏交養功徹下上才全業  
廣燭照昏衢大啓蒙愚世有直儒虞庭一儀九苞之姿  
瑞世祥輝才叅王佐抱負之大贊襄治化 兩朝經幄  
一心精白講官第一篤於自信誠切補袞有懷必盡昌  
言正色動遵繩墨爲世矜式喬嶽大川無日不言功利

及人道積于身命與時屯奈何乎夫以公行違爲國安  
危再起庶幾高臥東山望係謝安白髮蒼顏鸞鳳德衰  
龍蛇識奇哲人其萎龜凶莫徵鏡失無憑誰股誰肱邦  
國之瘁斯文之墜彼蒼何意小子不敏早窺墻仞不鄙  
而進覲德親仁誘掖諄諄生成義均山頽梁壞悲彌莫  
逮無所依賴一辨薦心曷馨寸忱冀賜顧歆嗚呼哀哉

又

門下黃德柔

猗歟先生河嶽鍾靈凝資秀朗賦質純明早炳大義銖  
寸積學研深極微理無不格心傳五賢道紹西厓光前  
啓後爲世宗師迨 上初服應 召入洛朝著係望蒼  
生手額雖未大施表儀 王國納誨 經席裨益 聖



德志與時違告歸斯切退休故山得遂初志難進易退  
以禮以義世皆山仰指以爲依今其已矣慟哭曷追士  
失模範國無著龜吾道何托斯文禍奇嗚呼哀哉昔我  
先君幼蒙提撕久居門館學焉悅之平生景仰星斗于  
天恩義之密有同天倫那知一夕奄忽先公先生之慟  
實比天喪言念及此不覺嗷咽嗟余無狀又蒙不屑性  
本昏愚土墻當面先生矜憐特垂卷函丈之間承誨  
實多庶幾終始仰而不惰豈意今日梁木遽壞上爲國  
慟下哭吾私五內如割孰知余悲永慕儀刑懷痛窮天  
伏哭筵前有淚如泉嗚呼哀哉

又

門人申楫

嗚呼天之生公夫豈偶然日星精委河岳氣全超羣達  
識間世英姿大任於是文不在茲業謝詞華道味經訓  
操存省察博學審問沂源伊洛追軌陶厓微公任重絕  
學誰階禮樂先進士林宗師窮而獨善公論依歸出而  
行道朝著澄清徃在 先朝運際休明清班屢遷晉晝  
三接國其庶幾胡斂于邑青蠅有點白玉無痕盛時尚  
爾何況政昏孤忠耿耿萬言炳炳一觸主怒將廢也命  
治長非罪吾道窮耶平生真積斷斷無他雪伸辭直雷  
解恩隆修吾初服歸臥山中三椽矮屋十年嘉遯志堅  
遇險仁熟處困河清千載 聖人有作否終則傾魚水  
相得論思 經幄八彩動顏秉筆文衡百僚聳觀德盛



愈謙爵尊益恭周旋中禮贊君之容言語中倫告君之  
誠非公其誰天欲治平以不世出當大有爲民有父母  
國有著龜時哉時哉君子道長致澤可期朝野想望何  
天不佑而有斯疾乞骸 公朝啓手私室東方無賴後  
學安做實關時運可奈道喪嗚呼哀哉昔公應物無內  
無外秋霜烈日人望而畏春風和氣卽之也溫昔公律  
已且嚴且尊一介非義何取於人一毫非禮不設於身  
雍容端坐終日不違對越上帝真趣誰知家徒四壁塘  
有一鑑卒歲倘佯其樂澹澹成已知也所以成物孰不  
觀感變化氣質孰不薰陶端本清源愚蒙如楫亦獲登  
門自我弱冠承不屑誨童雖互鄉與進不退緬懷愚谷

水複山重時承燕閒杖屨陪從何疑不稽何義不講噫  
微先覺孰開愚竇三十餘年百千萬變守拙安分順受  
理遣無灾爲福無辱爲榮秋毫皆賜感涕徒橫去歲冬  
抄來拜床下病裏戀 闕雙淚交瀉及我辭歸公語淒  
咽曰汝今行便是永訣那知此別奄忽違侍泰山頽矣  
梁木壞矣涼涼孤影獨立窮途摘堊冥行吾何歸乎酸  
寒羈宦湖海一涯禮違執紼情闕加麻天時已換我懷  
焉窮我今來哭萬事一空知公精爽上干太清不爲河  
漢必爲列星爲章于天下工照臨陰山巍峩檢池清澗  
有封若堂多士會葬公心卽安百福來享自今以後誰  
起斯文一聲長恸五內如焚



又

門人鄭榮邦

嗚呼哀哉謂天有意於右文何不憖一老而壽吾道謂  
天無心於興化何必降大任而命若人已焉哉天實喪  
斯慟矣乎吾將安倣恭惟先生經天偉器間世英才早  
受知於屈門已游意於洛建雍容沉密之氣象蘊為德  
而發為言凝聚收斂之功睟於面而盎於背蜚英聲於  
朝著仙鶴出塵播令聞於寰區祥麟在世周旋揖讓之  
以禮蔚然君子人儀容消息盈虛之合時任乎命物者  
處分彼獬犬方肆其信噬何蘭珮必欲其芬芳追尋故  
山之漁樵與為知己歌詠先王之德澤若將終身邗知  
寧武效愚之辰遽承周宣進賢之命修身以俟雖欲安

於桑榆惟義所存其敢忘乎 宗社立政則惠民無告  
納約則格君非心日三晉接之筵動必開陳堯舜時一  
燕閒之地凜若對越神明及至修攘之有方益見遵晦  
之得力苟可以致君澤物又何必立言著書第緣 眷  
注之益隆衆口金鑠仍獲負荷之暫釋天意玉成自分  
與世難諧孰若從吾所好方將選名區而盡餘齒遂欲  
窮勝事而樂清時痛二豎之難除慨百身之莫贖光明  
正大之氣升為列星黼黻經綸之才斂就一木昔者去  
為民望國猶有所恃而無憂今也沒為世悲道將何所  
依而不廢民雖無祿天胡忍茲嗚呼哀哉自小子之從  
魚非一朝之侍燕牛山夜氣豈無萌蘖之生沂水春風



或備冠童之列雖未觀感而有得庶幾矜式而依歸丈  
席生塵摠衣請益之可再儀形入夢承誨侍湯之猶前  
嗚呼卽遠之期已臨追慕之誠倍切死生常理在英靈  
其何悲幽明殊塗是愚昧之偏痛布奠觴而永訣衣袂  
將殷素紼翬而長吁天日爲黑言不盡意哭不盡哀不  
昧者存庶歆菲薄嗚呼哀哉

又

柳元之

嗚呼哀哉洛水清淑丈岳魏礮篤生大賢曰惟儒雅世  
遠人亾經殘道罅有不知道有同旨啞孰紹厥緒俾晝  
于夜翳我先生識其大者味義悅菑嗜學甘蔗如玉之  
磨若金在冶肫肫一心有操無捨旣安且成亦變而化

席珍待招韞櫝待價鼓鍾于宮聲聞于野正誼董子直  
道柳下正色昌言貴王賤霸格君之非大人其亞從容  
禮學不惑不訝灼見大體以弗貫多虞韶周冕輅殷時  
夏庶究所學何和愈寬或遠或近時行時舍君子之行  
固不同也帝悲謳吟巫陽夕下繫不愆遺厭世長謝廟  
失靈蔡棟壞大厦斯文旣喪大道誰迓顧惟小子昏昏  
無藉鈍固則甚景仰非假拘牽職守杖屨未把奔赴後  
人死有餘詐卽遠有期靈輻儼駕我來入門聲蹯淚瀉  
仰瞻拜跪俯伏奠尊一言永辭哀莫能寫嗚呼哀哉

又

門下金秋任

嗚呼痛哉先生之沒今已期而小子之痛日益深焉益



自去年易箆之後吾道無傳正學萎蕪邦國殄瘁後學  
無師抱此罔涯之痛而誰與之究也天茫茫而莫問鬼  
冥冥而難詰其將謂之時耶抑將委諸命耶嗷嗷乎哭  
之慟而明不聞幽不知斯痛也何時而可已也嗚呼小  
子幸蒙提命之勤得免禽獸之歸書疏笱束丁寧數十  
百語而猶不能習其所聞以求其不負恩則至厚而罪  
乃深矣敢以數行之蕪語始薦一辯之心香物儀俱欠  
萬古餘痛

又

門人金基堅堡塏等

嗚呼哀哉洛水清漪商山秀竒淑氣流輝先生挺出早  
悟斯學契合往哲德成道通蔚爲儒宗啓我羣蒙先

朝經幄論思啓沃幾贊 睿德中值時屯斂退丘園聊  
樂我員專貞養真抱道安貧若將終身 聖人中興思  
良股肱旌招首膺三揖以入經綸禮樂備陳 筵席兼  
師 震宮輔導以忠大有厥功端笏正色出言爲則在  
人耳目國有著龜士有表儀喜溢公私善惡殃慶聖訓  
炳炳理何不定旣天二妙又奪大老憾彼蒼昊朝無稽  
疑學之良師我心孔悲吹毛之覓洗癩之索雪消冰釋  
不待百年公議乃宣然後見賢念我先子先生知己最  
厚分誼傷悼先亾許以揄揚感結中腸遷就未承墓道  
無徵私恨曷勝顧余小子自在童稚獲叨趨侍面命提  
耳非止一二卷魯不記十年猶初終歸下愚歎切窮廬



生三事一義多欠闕有愧塲室今當窳窳爲此菲薄惟冀歆格嗚呼哀哉

又

門下康喬年

嗚呼哀哉道南久矣公挺于南學博而要德崇而謙才  
叅王佐道貫天人士類之宗儒者之真夙從河上有的  
其受真誠之積用力之久超然獨得若化時雨明體適  
用本末全具精義造約極微研窮禮不變俗行依中庸  
自強吾進樂與人善裕已及人教誨不倦會于一心酬  
酢萬變進退消長隨時晦見早遇先王鞠躬盡忠揚  
名立身惟孝之終中值否運賁趾林泉簞瓢屢空安分  
聽天晚際聖主其起幡然平生四字經幄十年擬

禪治化惠我顛連道之行廢有命存焉經綸大業零落  
烟霞樂哉斯丘有洛之涯聿來新築我所爰得寓跡江  
湖社興花竹希文先憂君實獨樂優哉游哉永保晚景  
其衰未甚來者之幸何天不憖仁未得壽合散屈伸死  
生宵晝是公素遠在公何與嗟惟道學孰理墜緒叅記  
考證禮疑思問祀梳剔抉以盡其蘊編摩未就付囑無  
人吾道日非聖言將湮進旣無施退未有傳殉身而沒  
孰云非天氣收南嶽波寒洛淵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山  
頽樑壞後生疇依典刑永隔德音莫追抑抑嚴儀望之  
難犯溫溫德氣近則不厭嗚呼已矣何處重尋悲纏邦  
國慟均儒林小子晚生幸及師門猥蒙誘掖發其蔽昏



養正之訓遜悌之方呂蔡二詩山木一章詠歎滫液提  
耳面命既甘廢墜况自警省失我依歸舉足何之茫茫  
宇宙我心傷悲日月不留襄奉已及四方來會賓友咸  
集受之何去孫鑑哀彌生榮死哀孰不悲切不亾者存  
歆此薄醪嗚呼哀哉

挽詞

鄭蘊

南極文星晦彩忙  
勻天波處減悲傷  
西屋門下誰傳鉢  
從此儒林氣色涼

又

李煥

師說聞來耳獨聰  
幾從河上侍春風  
講明理義通微顯  
整頓身心謹始終  
苞鳳暫儀為世瑞  
玉麟俄踏失儒宗

磨礪後學今無望  
歎息其如此道窮

又

李煥

河收英氣嶽降名  
賢學希于聖才降  
于天道之將墜惟  
君衛焉禮之將舛  
有言炳然抗志述  
古命與時遭臣心  
雖赤臣髮非玄纁  
焉高逝有洛之壘  
浮榮春盡真樂天  
全跡滯嶺表心懸  
日邊孰昇其有不  
遐年

此章言藏用晦明憂時戀闕之意

滔滔清洛南國之  
紀疑疑維君實毓  
其異媿媿高文浩  
如翻水恢恢偉器  
孰窺其涖九苞之  
儀虞庭為瑞千里  
之行墨牽終累道  
高一世望隆再起  
游心太玄溯懷逸  
軌以泳以游以瀉  
其志乘化而歸在  
君何喟



此章言才高器偉乘化無憾之意

矯矯伊人蓋世之豪交以淡成自我垂髫情誼之堅君  
來我膠切磋之益我石君瑤同貧同病久謝 清朝一  
死一生今隔雲霄有疑莫質道帙虛拋瑤徽已絕白雪  
誰調精爽隨風不可招方不知何年鶴返遼方

此章言交道之厚存沒悲感之意

又

金尚容

弱冠蓮榻忝聯名半百人間作弟兄傷世幾陳憂國策  
歸田猶切戀 君誠調羹佇見登黃閣乘化驚聞返玉  
京耆舊年來零落盡白頭何處托餘生

又

金尚憲

經術儒林重詞華哲匠工 先朝名已大 今代眷逾  
隆耆舊驚頻逝 朝廷覺漸空傷心通德里書帶委秋  
風

又

李廷龜

先朝作士盛於斯南斗聲名振一時商嶺久閑經濟手  
法筵端拱廟堂姿行藏定入儒臣傳存沒偏蒙 聖主  
私無復開襟同講討獨留章疏契心期

又

全湜

蚤年爲友老爲師嫫母何曾望學施路脈已難窺彷彿  
腳跟纔得免顛危三霜更見平生面一訣翻成後死悲  
祇是夜臺朝夕會暫時收淚欲無思



又

趙綱

崇儒 宣廟昔尊任 一經幄先生獨妙齡  
曲禮精淡關 眾口微言劈破側 天聽十年寵辱未華鬢  
一笑林泉 宜翠屏再遇 聖明千載事長留  
瞻馥潤 朝廷

又

金世廉

不陟泰山高寧知眾峰小 不涉溟漲濶誰識涇流少  
夫子起南服學冠羣公標龍藏大澤凌鶴唳秋天杳至和  
藹春陽雄才駕浩渺德性夙所尊况乃天人竊一洗諸  
儒陋正脈陶山紹文起八代衰德奠生民勦獨步四十  
年名懸白日曠不作亢龍悔終逐冥鴻矯 聖心尚虛  
佇木稼忽先兆漠漠泉塗迫筑筑遺孫藐蕭瑟善安仰

儒門失師表昔在 中興初金閨幸接躋禮絕敢托契  
官小本非僚顧此濫推獎許我甘同蓼夜雨城西燭孤  
舟鷺梁醴離別慘如昨他鄉歲欲抄霜寒洛水朗月落  
商山曉懷曩已涕途撫時猶心掉永負槐里送尚愧文  
墨遠獨立迷所適人間日清悄痛讀王堂劄憂來莽繚  
擾

又

金玲

文章經術迥難儔當世羣賢讓一頭天日重開登宿德  
夙宵三接進嘉猷君民道在名方誦殄瘁詩成淚暗流  
舊學可嗟今寂寞鄭公鄉裏暮雲愁

又

李聖求



儒宗經術大名存伊洛波瀾沂聖源 三接榮光留禁  
闈一身衰病返丘園青雲不斷朝天路黃閣難招入地  
魂斟酌 九重亾鑑痛蕭條 哀贈見餘恩

又

蔡裕後

玉淵秋月映清襟夏與春風一座臨直沂考亭承道統  
晚生東國冠儒林曾中義理人間盡身上經綸地下滾  
嘗閱退陶遺集語西樞拜 命古今心

又

趙翼

陶山遺躅考亭心幾歲林泉玩索滾出佐 聖君光黼  
黻入專文教化青衿俄然爽氣歸天地獨有新篇照古  
今翹首南雲空灑淚此生無復聽徽音

又

金瑬

文純門下世多賢師友淵源自有傳一代清名標玉笋  
兩朝恩遇耀金蓮謝公雅望東山在韓子高文北斗  
懸鼎席方虛公不待獨留 哀贈賁新阡

又

李植

昭代旁招俊明公早軼羣 筵謨先魯論殿劄自朱文  
不用昇元輔何須策上勳惟應四字學終是在匡君

又

張維

高文邃學早飛英斂退丘園士望傾晚際中興紆 寵  
渥幾從 前席講誠明忽聞長夜收精爽共惜清朝失  
老成聯武向來蒙獎進一哀題挽淚縱橫



世遠嗟吾道天胡喪我賢文章與學術無復見才全

吳允謙

又

吳翮

東洛商顏淑氣蟠真儒有作應時難 經筵講義明

君動典禮封章後代看餘事詞華任宗匠倘來軒冕領

天官從遊禁掖慚微分尚憶青綾語夜闌

又

韓汝漫

道德文章冠搢紳士林爭仰斗南人 經筵講學君心

格銓席持衡政化新黃閣佇聞登碩輔 青宮還悼失

賢賓平生情義兼師友千里緘辭淚滿巾

又

姜弘重

先生挺南紀嶷然大賢資從事孔孟業君民堯舜期時

命乃大謬中年心事違大業豈終廢幸值 真龍飛起

來展經綸朝廷得著龜文章作司命 胄筵有太師一

朝謝 北闕吾道歸南土炳炳憂在國一疾緣 明主

哲人遽易箒天寶斯文喪不獨國空虛小子將安仰淡

山虎一逝日暮彌狐狸題輓哭之慟我哀誰能知

又

門下全克恆

長夜茫茫大夢迷天生先覺覺吾儕學傳道脈西厓重

名擅儒林北斗低舊箒奄從曾氏易新阡應待潞公題

賢孫肯使家聲墜膏相殊凡見伏犀

又

李元圭



間氣收河上先生又庶幾從師仁不讓志學聖惟希向

上功程密弼中禮義肥亂邦寧受涅空谷不憂饑公於廢朝

初退居愚谷六十按幽遠三千括細微公嘗哀聚營蒙若將終身及禮記疑難處

名曰思金聲諧大律王色儼深衣博約循階級愚蒙受

指揮理精通鬼奧知妙發天機久矣常居洛超然似浴

沂譙虛藏道德發越盛光輝曩值真人起爭傳大老

歸日三優禮貌尺五對顏威聖旨毫分細仙班玉立

頎秉銓清仕路獻鑑正宮闈公上六條疏其一嚴宮禁以廢朝為戒大禮

嚴隆殺羣疑決是非憂深憂深職望重屬台扉公力爭追崇非

禮及退朝野望其朝夕入相故里風烟靜窮途雨雪霏辭朝聞病

告出書見憂違洛水龜溪伏商山鳳遠飛盛時違夙志

餘緒續前微疾病神胡厲康寧福可祈皇天終不愆壽

考塵逾稀楫去川何濟樑摧厦孰依遺文傳布帛寶墨

映珠璣宅古洲明里綸拋渭水磯公所居即栗里且於愚谷有垂綸石故云

氣凝圭璧質精化日星輝小子難離朽名場未解圍德

儀瞻抑抑墻仞望巍巍不學曾師歎無聞孔聖譏一篇

息問錄警咳尚依佈

道南書院奉安文

全湜

氣稟維嶽才降于天初因私淑漸得真詮從事博約妙

契奮魚敬義自律顛沛必於學傳聞洛統接溪厓吾儒

標準百世模楷夙持風裁羽儀聖代俄遭否運疾疾

十載縲絏何罪軒冕非心藏修益專八林愈濼世值泰



階延接真儒伯仲伊傳糠粃唐虞言皆誠正動引經訓  
品節來制常變不紊抗論附議國是幾定犯而勿欺人  
莫如敬溫公告病異議橫縱相禹去國開道未終邦之  
無祿天也非人今也則仰之何因追惟德範真見羹  
墻腹食賢祠多士厚望修遠淨豆涓吉爰靈啓佑我人  
庶幾來寧

愚山書院奉安文

柳台佐

紫陽心學博約真詮陶翁倡明厓老是傳道不墜地先  
生繼作淵凝器量穎悟天質八歲小學解之迎刃探微  
契奧得路發軔餘事藻華<sub>九</sub>壇前列從善有詩求道益  
力惟時文忠教闡湖學明誠旨訣敬義標的登門請益

奉持心宵涵以時雨坐了春風巖樓正脉實得其宗逸  
駕蜚英學優以仕柳下直道江都正誼崇政八對延和  
劄 啓大人格非宿齊預戎國步抗捏倡義宣力爨倫  
數敗潔已斂跡西樓涼月詠歸巖壑再患縲絏永謝簪  
笏 聖祖中興禮遇賓師朝夕啓沃漏澈晷移虞韶周冕  
殷輅夏時需之當世奚適不宜三千三百淹貫該暢抗  
論 附議國是賴正用行舍藏坦坦履道大雅難諧厥  
施未普聲流典訓百年如昨多士山仰屢舉尸祝瞻茲  
于北杖屨邁軒愚谷有詠愚巖有說仁智之樂寓彼泉  
石欣然得趣尋閱玩索肆我 正考思侑表稱閩中雲  
谷海東清涼結茅修楔後人追慕經紀多年堂宇悉就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十二  
配祀 五賢亦有道院茲焉主享實叶輿論維屏維陶  
式禮可援隣牘既發良辰載涓明宮翼翼襟珮莘莘懸  
崖曲淑景物依前清嚴弘毅百世炬光尊靈是安啓佑  
無疆

常享祝

柳台佐

淵源道學黼黻文章繼開之功百世彌光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十二

我先祖文莊公早受學于西厓柳先生門淵源之設  
繼開之功允為陶山再傳之正嫡嗚呼其盛矣有原  
集十冊始刊於 寧陵丁酉重刊於 憲廟甲辰理  
義文章如日星焉如黼黻焉左海之士翕然宗之惟  
別集若干卷洎附錄撰實諸篇久為巾衍藏逮至我  
石坡制庵兩府君適追我立齋府君遺志爛商於門  
下諸賢往復叅訂編成四冊八卷但其事未卒而其  
傳未咸識者恨焉

當宁丙申冬門父老諸公咸慨然發慮圖所以繼志  
述事而時絀舉羸垂泐四載而功始告訖大體則仍  
用舊本 謚狀墓表言行錄及諮議府君閒居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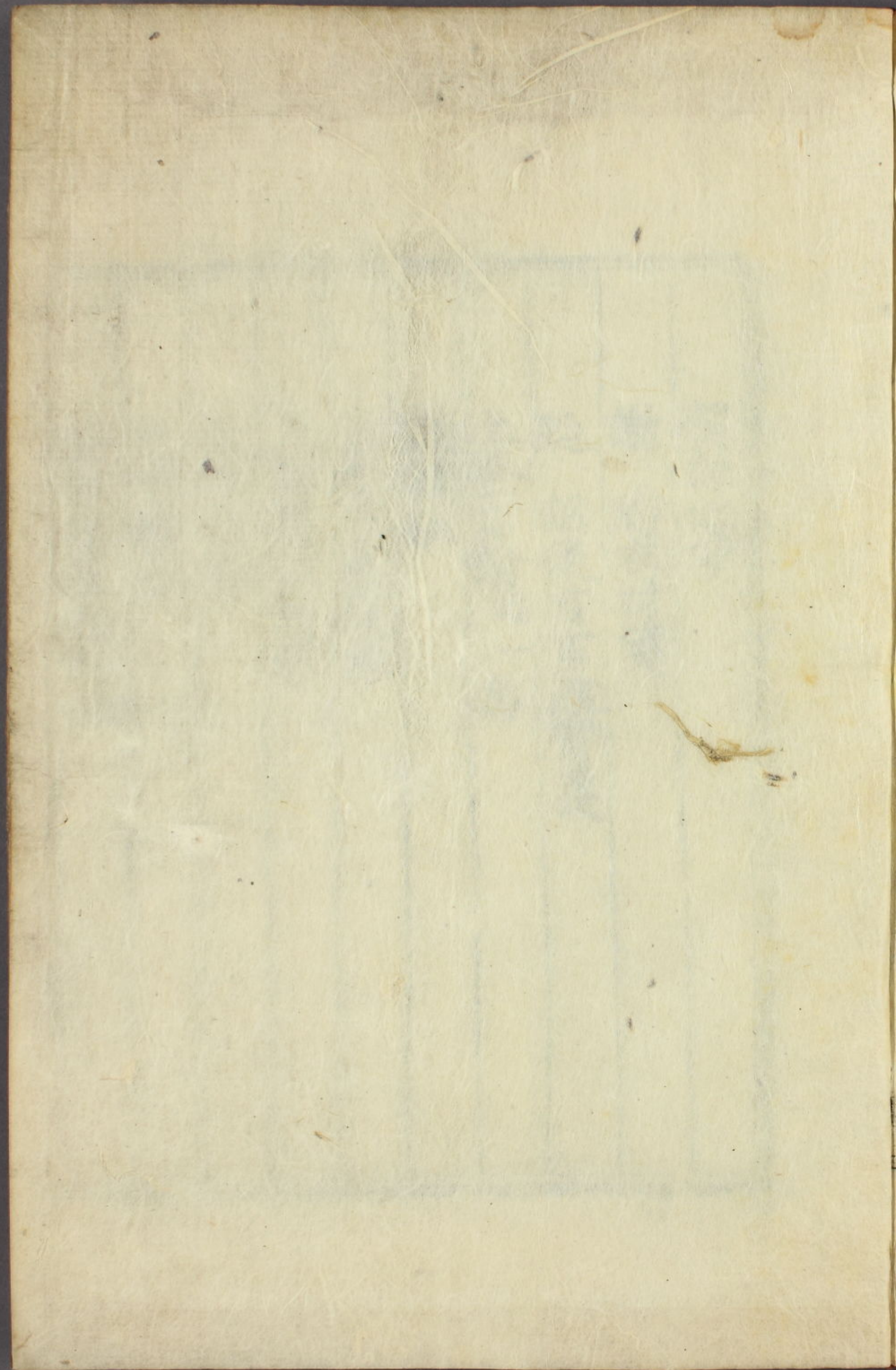


中過庭所錄者一切序次成帙年譜原本則親炙信  
筆再經先朝乙覽關係甚重故不敢擅有所增  
剛一依同春堂宋文正公所撰次手本補遺十四條  
原本中今補兩條則并略識其事附刊于譜篇之末  
以備後攷餘如月課諸篇焚黃儀節喪禮參攷與夫  
詩文疏劄之有漏於原集別集者具載於制庵公所  
編三冊可謹藏而不可泯也先祖所嘗選定宋文酌  
海八冊實與追陶李先生所抄節要書相表裡與衛  
而特蒙汲有契於我正考光明緝熙之學曠數華  
糜冠絕千古猗歟休哉舊自內閣印行于世又有  
宋文正公所題識一本以士論開刊流布浸廣殆遍

域中抑不肖輩逮先之誠宜亦待時錄梓世守而尊  
閣之有如陶山之藏節要書則庶乎其無憾於公私  
矣嗚呼是敢曰繼述志事之善者而斯文顯晦之有  
數其或不爽也歟敬識之以諭來者

上之三十六年己亥流頭節上泮后孫通訓大夫前行弘  
文館應教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春秋館記  
注官夏默謹書



This image shows a page with a table structure. The table is defined by a thick black border and consists of a header row and several columns.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vertical lines, and the header row is separated from the main body by a horizontal line. The paper is aged and has some yellowing and staining. On the right edge, there is a small section of text,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a reference mark, which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binding. The text appears to be in a non-Latin script, possibly Chinese or Japanese characters.



